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敖作品精选 第3辑

能下床就是好猫

● 李敖 著



李敖作品精选 第3辑

● 李敖 著

能下床就是好猫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90 号

李敖作品精选第3辑
能下床就是好猫
〔台湾〕李敖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150 千字 9 印张
版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7-80074-506-6/I·282
定 价 (全四辑):23.20 元
本 辑:5.80 元

目 录

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1
鼓声咚咚的中国之音	18
“新官场现形记”序	33
被拆穿的纸龙	36
长城还在动啊！	43
古老的中国民族啊！你该选择	60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65
政治与生殖器	72
漫画的自由意义	78
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81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87
开玩笑的自由	93
政治撒尿学	99
没有国是孤岛	102
停止强奸孔夫子！	105
斜气下的真理	111
独裁者骑虎难下	114

臭皮匠政治·····	116
臭皮匠和民主靴·····	118
民主趋向·····	120
讲民主，你没有风度·····	122
由礼遇文人到礼遇政敌·····	125
和尚政治与政治和尚·····	127
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130
台湾的流氓传统·····	133
台湾的妓女传统·····	136
公娼的黑暗·····	139
废娼效果知多少？·····	142
台湾的“夜郎症”·····	145
台湾何来文化？·····	148
拿破仑与台湾独立·····	151
美独与台独·····	154
谁杀高山族？·····	157
对“好人”播音·····	160
好汉做事好汉当·····	162
“好汉”与负责·····	164
发网恢恢·法网恢恢·····	166
笔上无毛说·····	169
“赤子之心”？·····	172
能下床就是好猫·····	174
狮子的道路·····	175
闯“红灯”·····	177



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上下古今谈”代序

李敖文章如滚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黑发文豪书桌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瓶啤酒醉相逢，——
上下古今事，
都付笑谈中。

(改写“三国演义”题词)

公元一九六五年的七月里，在台湾岛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从七月二号开始的“秀嫚信箱”，由刘秀嫚执笔，发表在《中华日报》；一件是七月五号开始的“上下古今谈”，由李敖执笔，发表在《台湾日报》。我所以说这是台湾岛的两件大事，就因为这两个专栏的主持者都是名人：一

•••••

一位是名女人，是美国选美场合中的东方美女；一位是名男人，是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中称道的“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如今这一女一男，不约而同，在哥德所谓的“恋爱季节”(五月)之后两个月，分别在报上宣传人生的大道理，这不是台湾岛的两件大事，又是什么呢？

提到刘秀嫚，我曾写文章戏呼她是“最使我着迷的美人儿”，不料这话引起了大谣言，——这个社会不允许男人纯粹有“着迷的自由”。言说到刘秀嫚和我正在“闹恋爱”，台湾北部的报纸和东部的报纸，都有文章来捕风捉影，非常好玩。去年十月三号，《中华日报》上有洪敬思先生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的报导，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

“七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的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

对这一点记者先生派给我的好福气，我只能说，到现在还不是真的。

今年二月二十五号，我从台中打官司回来，在车上又看到《中华日报》（又是《中华日报》！）记者刘一成先生的专栏——“婚谣困扰刘秀嫚”。里头说：

“至于有关李敖的传言，刘秀嫚说这可能是《文星》杂志上李敖一篇文章所引起的，那篇文章中李敖曾经这样写：‘最使我着迷的刘秀嫚小姐’。刘秀嫚说：这只是李敖文章中的文句，但别人看了，就加上了我跟李敖在闹恋爱，这是很滑稽的事。她在中广主持一个‘刘秀嫚时间’，经常访问一些教授及学者，也访问过李敖，李敖没有追求过她，她除了那次访问李敖之后，至今也未再跟李敖作过接触，因此，这谣言除了是人们根据李敖的文章‘猜’出来的，别无传出此项谣言的理由。”

照刘秀嫚这种说法，我李敖真觉得我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殒灭”，乱写文章搬弄，以致祸延我们的美人儿，实在该骂，——该被刘秀嫚的前校长居浩然先生骂。挨骂以后，我会大彻大悟，此生决不再把“最使我着迷的美人儿”的名字透露，咱要把她的名字“长捐心底”，永远偷偷摸摸的，那才好。

刘秀嫚在《中华日报》的专栏，似乎发展得并不顺利。断断续续，最近好像又停摆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我所以说它可惜，理由很多，我必须加以进一步的解释。

所谓“秀嫚信箱”，它的真正意义不单在“信箱”的执笔人写些什么，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是“信箱”执笔人以她的身份和地位向人们宣示些什么。换句话说：“秀嫚信箱”的意义，不止于普通的一个“信箱”主持人的意见表

•••••

达。它的意义，是告诉人们“刘秀嫚的意见”，告诉人们以我刘秀嫚的身份和地位，要说些什么？

这种分际，就是一个“普通人说”或“什么什么‘夫人’说”，跟“刘秀嫚说”的分际。它们对群众的影响力，是绝对不同的。换种说法，就是“刘秀嫚说”的影响力，要比一般阿猫阿狗的“方块”或“信箱”来得大；刘秀嫚的“说服力”，要比一般文字的效果来得多。

刘秀嫚的重要就在这里，而她的苦恼也就在这里。

刘秀嫚为什么苦恼呢？我没有跟她个别谈话的机会，也没“访问”过她，对她的苦恼，只有凭我对女人的老练来“猜”。这种“猜”出来的结论，可能距事实极远，但总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假设”，因此我仍愿公布我这些“猜”出来的判断。

我“猜”刘秀嫚的“信箱”发展得并不顺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写文章的训练不够，思考问题的训练不够，因此她执笔写文章、答问题，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生常谈而已，并没有太多的真知灼见。我们试看她的几篇专栏，如七月二号的“孝道与学业”、七月四号的“不要生老师的气”、七月十六号的“帮助孩子改过吧！”七月十八号的“一分钟与一生”、七月二十七号的“又快又充实”等等，只不过都是些平平的文字，甚至还有一些不自觉受传统影响而发生的错误观念。这些表现，时时追求进步的刘秀嫚自己，也许会感觉出来，于是她对自己的意见也未免不满意，或者眼高手低力不从心，因而她的文章，未免距她的美丽过远，跟她的风华绝代太不相称，再这样写下去，实在难逃“用非

•••••

人的附属品，她的一切生老病死、富贫荣枯，都以丈夫的变化为函数。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自己。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从不允许女人有她的自己。传统的女人，在“贤妻良母”以外，多认识一些字，多写一首小词小令，已属难得，并且也接近“大逆不道”的边缘，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的“完成”，并不以“才”为充要条件，甚至“才”还是她“不守妇道”的张本。所以流风所及，中国历史上至多只有伟大的“母性”，并没有伟大的“女性”。中国历史上不会有“女思想家”、“女社会改革家”、“女叛徒”、“女飞行家”……中国的传统不鼓励女人去走这些路，要走也走不成。中国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高，也要被男人踩在肩膀上。正所谓女高一尺，男也高一尺，因为女人那一尺，就是间接为男人高的。

但是物极必反，天道好还。近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女人的地位，竟告普遍抬头。在整个世界的女人“蠢动”趋势里，中国的娘儿们自然也不例外。中国的阴性们，逐渐知道她们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她们逐渐知道她们美丽的力量、阴柔的力量、教化的力量、表演的力量、以及和平改革的力量了。她们逐渐知道许多男人费力办不到的事，她们居然可以轻易的办到了。试看“十四万人”的男子汉，不能使英国侨民看到青天白日旗；可是一个李秀英，却可使英国鬼子把青天白日旗升上去。这种“佳人的力量”，岂不活生生的叫我们男人脸红吗？这种伟大的成绩，岂不铁的事实吗？

旧时代的女性们，她们对人群的力量，很少是正面的

•••••

力量。她们只是侧面的“祸水”的力量。一个海伦(Helen)，可以使人民连年争战；一个克李敖芭特拉(Cleopatra)，可以使群雄每日相砍。这些旧时代的“女英雄”(heroine)们，和她们影响下的“英雄”(hero)们，在遥远过去的所做所为，早已使我们不敢领教。他们的“丰功伟业”，大多建筑在人们的血泪之上，他们总是在“泽国江山入战图”的状态下，完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局面，在“血流漂杵”的惨象里，奴役这个，又打倒那个。

但是，从卡莱尔（Thomas Carlyle）出现以后，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言论，为一般的“英雄”定义，做了不少的修正。在卡莱尔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诗人、文人也不失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二十世纪，“英雄”的定义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么神明、帝王，早该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该代以美人、戏子、电影明星、TVA的设计者、沙克疫苗的发明者、太空人、潜水人、试飞人。……他们这些，才是新时代的“英雄”，他们比旧时代的所谓“英雄”要高明一万倍，伟大一万倍。旧时代的所谓“英雄”们，他们要整天砍别人脑袋、切别人指头才能成为“英雄”，然后发动大量的文警，制造宣传，使人们对他们“爱戴”“崇拜”，误以为他们是“英雄”。但是新时代的“英雄”们，他们却不这样，他们直指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不再砍杀流血，也不需要断头台。他们只凭他们的智慧、好心、灵巧和美丽，再加上对人无害的成名欲望，交织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

和平式的发展抱负，运动会式的公平竞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的操守，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时代的“英雄”们，使人们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务、不靠强迫、也不靠鞭子。他们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爱、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温煦的手法。新时代“英雄”的造型，决不像旧时代的横眉怒目、胡子乱撇；他们极像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张良，面如“妇人好女”，并且可能就是“妇人好女”。在这些“妇人好女”中，我对刘秀嫚寄以很大的希望，我要投她一票。

刘秀嫚成为“英雄”“英雌”的基本路数，必须建筑在她的一些基本改变之上。她必须彻底认清，世俗的表演、剪彩那一套，绝对不是有意义的行径；做“孝子”、“好学生”那一套，也不是终极的目标。她该想想陆放翁那“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的诗句，然后进一步了解：“洗尽铅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洗尽”她在这个地区多年被感染、被辐射的“俗情”。她该知道：她的见解与头脑，可能远不及她的美丽的程度，不但不及，甚至非常不成比例。她如果不努力拉近这个比例，她必将成为一个世俗的美人，终将凋谢而去，变成每一个“中国小姐”“环球小姐”的下场，并无例外。

刘秀嫒今日的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下决心不再陪世俗来串假场面，下决心走她自己的觉醒生活。即使做个“女叛徒”，也在所情愿。有这种决心以后，她该知道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大有问题；她给一般青年男女们的“言教”与“身教”，也大有问题。她在洗尽“俗情”以后，该开始寻

求“灵药”，来洗面革心，来脱胎换骨。而这种“灵药”，不是别的，就是“新思想”与“新知识”。

有过“新思想”与“新知识”训练后的刘秀嫚，再出面主持任何节目、任何信箱，必然都得心应手，颠倒众生。那时候的群众思想，将都贯注在她的焦点之上，以她的思想动向为转移，美人步亦步，美人趋亦趋，对国家的贡献，民智的洞开，将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我上面这种议论，实际上有我的推理根据。凡是稍懂群众心理的人，都可知道“唤起民众”的方法，决不是硬朝他们喂“党八股”跟“清一色思想的药丸”。我们必须引起他们的兴味，然后施以正规教育和机会教育。我们必须深通“大众传播”——居浩然先生译为“大众交道”——的一切原理和技术，借助于一切有效的工具（如文字、书籍、传单、壁报、杂志、报纸、演说、广播、电视、电影、幻灯、书展、博览会、交通设备等），普遍的，深入浅出的，展开思想上的明示或暗示工作，用来变化群众的思路与气质，一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这种“唤起民众”的大目标下，我们必须放弃学院派的枯燥论文，放弃书呆子的愚笨面孔，放弃一本正经的不通文字，转而走向“挑逗大众”的路线，吸引大众的路线。使他们放弃孔夫子孟夫子程夫子朱夫子，放弃释迦基督黄三太二郎神，转而对我们着迷，为我们沉醉。这样子的“挑逗”和“吸引”，有时候，学院里或深山里的思想家们，必须向“中国小姐”或“电影明星”一类的人物学习学样。看他们是那样的受欢迎，然后会觉得自己不被欢迎乃是一种耻辱——这只证明了学者

•••••

年一代，他们的责任，也就更来得重大，也就更不限于“独善其身”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小姐”、一个“电影明星”、一个“企业家”。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做佛经中的“自了汉”，应该联合起来，加做些别的，多说些别的。例如一个十八世纪人权保障的老题目，值得大家全体注视；一个非法判决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声讨。在一个共进的群体里面，个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个人——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上面的注意，他应该打破传统的什么明哲哲学，偏偏要走出来，多管些实际并不“闲”的“闲事”！

我的青年朋友何秀煌先生，最近在《文星丛刊》第一六八号，出了一册《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在书里，他重印了一篇叫做“我们应该打破容忍与沉默”的好文章，他说：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价值正在崩溃的过程中，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真理’，什么‘正义’，因而更没有什么‘理直气壮’‘仗义执言’了。我们有的只是全心的容忍与一片沉默。

“依我看来，这样的容忍与沉默是一种可怕的记号而不是一种可喜的表征。它指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众人之间缺乏一种内向的聚力和共同努力的方向。大家已经放弃对于社会的关心，放弃对于社会的寄望。大家只是因为碰巧生在这个社会，因而才做着最低程度的求生挣扎。其他有关公益、有关大众的事，他们早已因受挫折太多

•••••